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by
Eric Roll

經濟思想的發展

許錫鑾譯

漢譯今世名著叢書

華國出版社編印

漢譯今世名著菁華例言

(一) 本叢書以節約人力物力及讀者精力之原則，譯印現今世界名著爲主旨。

(二) 本叢書內容，各科各類莫不包羅，兼具百科名著與基本文庫之效用。

(三) 本叢書原本皆爲歐美最新出版之名著，一九四九年以後初版者占大多數，其他亦皆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編印，而內容仍絕對適合現在者。

(四) 本叢書取材以左列來源爲主：

(甲) 叢著中由專家分篇執筆，每篇字數不超過四萬者；

(乙) 專家精要之著作，每冊字數不超過四萬者；

(丙) 長篇 著中選其最精要之一章或數章，總計字數不超過四萬

者；

(丁) 期刊
長篇著作有永久參攷價值，字數在二萬字至四萬字之作者；

(戊) 期刊專刊內短篇著作，有永久參考價值，聯合數篇可成爲系統之書，而字數在二萬至四萬之間者；

(己) 專科大詞書之名家專著條文，每條系統分明，而字數在二萬至四萬之間者。

(庚) 長篇名著之節本，首尾畢具，字數不超過四萬者。

(五) 本叢書每書皆以淺顯文字譯爲漢文，務期不失原意。

(六) 本叢書每書皆有譯者序，其取材來源屬於第四條丙項者，並略述原書全部之大旨。

(七) 本叢書以五十六開版式五號字排印，分爲單冊與複冊兩種；單冊每書以二萬字爲度，複冊每書以四萬字爲度。

(八) 本叢書定價極廉，單冊每書定價一律爲港幣五角，複冊每書港幣一元。

(九) 本叢書每星期至少出版一冊。

漢譯今世名著菁華(譯印中各書名)

哲 學

- | | | |
|--------------|--------------------|----|
| 1. 哲學四講 | R. B. Perry 等著 | 單冊 |
| 2. 二十世紀哲學 | Bertrand Russell 著 | 單冊 |
| 3. 美國實用哲學之發展 | John Dewey 著 | 單冊 |

宗 教

- | | | |
|---------|----------------|----|
| 4. 宗教四講 | R. B. Perry 等著 | 複冊 |
|---------|----------------|----|

政治法律

- | | | |
|----------------|-------------------|----|
| 5. 極權對於民主自由的威脅 | Harry E. Barnes 著 | 複冊 |
| 6. 法律與政府 | F. H. Law 著 | 複冊 |
| 7. 法律與政府 | H. G. Nicholas 著 | 複冊 |
| 8. 總統與國會 | Harold J. Laski 著 | 單冊 |
| 9. 蘇聯法律與政府 | Max Beloff 著 | 複冊 |
| 10. 歐洲民主國法律與政府 | D. Thomson 著 | 複冊 |

國際關係

- | | | |
|---------------|------------------------|----|
| 11. 二十世紀之國際政治 | P. D. Whitting 著 | 複冊 |
| 12. 國際法與國際機構 | J. L. Brierley 著 | 單冊 |
| 13. 慕尼黑悲劇 | Winston S. Churchill 著 | 單冊 |
| 14. 雅爾達會議 | Sigrid Arne 等著 | 單冊 |
| 15. 在鐵幕之後(節本) | John Gunther 著 | 單冊 |

戰 爭

- | | | |
|-------------|--------------------|----|
| 16. 第二次世界大戰 | John Hammerton 著 | 複冊 |
| 17. 總動員的努力 | Henry L. Stimson 著 | 單冊 |

蘇維亞化

- | | | |
|-----------------|----------------------|----|
| 18. 世界共產主義的七種戰略 | Martin Ebon 著 | 單冊 |
| 19. 第六縱隊動作中 | E S. Crayfield 著 | 單冊 |
| 20. 波蘭怎樣變成蘇聯衛星國 | Bronislaw Kusnierz 著 | 複冊 |
| 21. 蘇聯在東德的戰略 | Fritz Löwenthal 著 | 複冊 |
| 22. 蘇聯與遠東(節本) | David J. Dallin 著 | 複冊 |

經 濟

- | | | |
|-----------------|--------------------|----|
| 23. 人類怎樣滿足其物質需要 | D. T. Morgan 著 | 複冊 |
| 24. 經濟思想的發展 | Eric Roll 著 | 單冊 |
| 25. 今日與明日的經濟制度 | Harry E. Barnes 著 | 複冊 |
| 26. 國際經濟的研究 | C. Alexandrowicz 著 | 單冊 |
| 27. 國際貨幣制度的演進 | R. S. Sayers 著 | 單冊 |
| 28. 到生存之路(節本) | William Vogt 著 | 單冊 |

自然科學

- | | | |
|------------|--------------------|----|
| 29. 自然科學四講 | L. T. Henderson 等著 | 單冊 |
|------------|--------------------|----|

- | | | |
|--------------|--------------------|----|
| 30. 物質與運動 | F. C. Champion 著 | 複冊 |
| 31. 在原子之內 | F. C. Champion 著 | 複冊 |
| 32. 電視術的最近演進 | R. Howard Cricks 著 | 單冊 |
| 33. 化學與工業 | J. F. Stirling 著 | 複冊 |

農工商業

- | | | |
|------------------|-------------------------|----|
| 34. 人類的穀倉 | W. G. Moore 著 | 單冊 |
| 35. 工業組織與管理(選本) | R. T. Livingston 著 | 複冊 |
| 36. 工業心理學(選本) | R. C. Myers 著 | 複冊 |
| 37. 世界的工場 | W. G. Moore 著 | 單冊 |
| 38. 模範的TVA | John Gunther 著 | 單冊 |
| 39. 現代武器與自由人(節本) | Vannevar Bush 著 | 單冊 |
| 40. 商業組織與合理化 | Frederick L. Nussbaum 著 | 單冊 |

醫學衛生

- | | | |
|-------------|---------------------|----|
| 41. 消化系統與食物 | Kenneth Walker 著 | 單冊 |
| 42. 職業衛生 | T. A. Lloyd Davis 著 | 單冊 |

文學

- | | | |
|---------------|-----------------------|----|
| 43. 現代英國文學 | George Sampson 著 | 複冊 |
| 44. 現代法國文學 | Jean-Albert Bède 著 | 單冊 |
| 45. 現代德國文學 | Winthrop H. Root 著 | 單冊 |
| 46. 現代蘇聯文學 | Ernest J. Simmons 著 | 單冊 |
| 47. 現代西歐文學 | Jean-albert Réde 等著 | 單冊 |
| 48. 現代東歐文學 | René Taupin 等著 | 單冊 |
| 49. 現代北歐文學 | Adolph B. Benson 等著 | 單冊 |
| 50. 現代南歐文學 | Ginseppe Prezzolin 等著 | 單冊 |
| 51. 美國文學 | Weldon Kees 著 | 單冊 |
| 52. 一九八四年(節本) | George Orwell 著 | 單冊 |
| 53. 失去的小孩(節本) | Marghanta Laski 著 | 複冊 |
| 54. 無地可避(節本) | David Bradley 著 | 單冊 |

歷史

- | | | |
|----------------|---------------------|----|
| 55. 文化在考驗中(選本) | Arnold T. Toynbee 著 | 單冊 |
| 56. 俄人眼中的俄國 | John Scoll 著 | 單冊 |

傳記

- | | | |
|------------|---------------|----|
| 57. 歐美時人速寫 | Observer 各記者著 | 複冊 |
|------------|---------------|----|

地理

- | | | |
|-----------|-------------------------|----|
| 58. 生命線 | Samuel Van Valkenburg 著 | 單冊 |
| 59. 戰略的基地 | Hans W Weigert 著 | 單冊 |
| 60. 亞洲的人口 | G. O. L. Rertram 等著 | 單冊 |

漢譯今世名著菁華第二十四種

經濟思想的發展

許錫鑒譯

經濟思想的發展

原著者 Eric Roll
譯者 許錫鑾
發行者 華國出版社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定價 港幣五毫

目錄

- 過去各種學說的折衷看法……………三
- 啓蒙時期……………五
- 重商主義……………九
- 古典派的政治經濟……………一三
- 馬克思……………一三三
- 限界效用學派……………一三一
- 自由派的實利主義者……………一三八

經濟思想的變遷

二

新經濟學.....四〇

自修題及答案.....四四

經濟思想的發展

有些作家，把經濟學說得很古，以為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經濟學了，另一方面，却
又有人把牠說得很新，以為最新的工業時代就是經濟學。這問題是頗關重要的：要是
有了誤解，我們對於經濟學上各種問題的思路，就會有毫釐千里的差誤。遠在二千年
前，亞里士多德說，人就是社交的動物，他這一句話，實在深中肯綮，直到現在，還
是一樣有價值的。但我們並不是說，凡是古代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大思想家們所說的話
，到如今都一樣的有價值。就算那些被稱為真理——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也要看
看我們怎樣去運用牠，才能够把牠的價值確定得來。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只會反覆申
論着，我們必需工作，能够生活，我們對於所需要的東西，因為沒有充足的時間，精

力，以及自然的資源，所以不能兼收並蓄，因此必需有所抉擇。這種說法，並不會差得太遠的。這其間的一切，其為真確，我們固然耳熟能詳。但這幾句話，對於古往今來的各種社會，也一樣真確的；由國王以至於聖經上所說耶穌降生時的牧羊人，由希臘式的主人以至於他們的奴隸，由中世紀的豪門以至於農奴，由十九世紀的製鐵商以至於工人，這幾句話，都一樣的正確。就是對於現代的英國社會，也是一樣正確的。

無疑的，從這簡單的真理中，我們還可以引伸出許許多多有趣味而又合實用的定理來——那就是，我們對於所需要的一切，既不能兼收並蓄，因此就必需有所抉擇。有些人或許更透切地說，這一條經濟學定理（在一般經濟學課本裏，這或許被擬定為「方法隨目的而異，但互相為用，而目的又隨本人之好尚而有先後之分」的），就是瞭解任何一個經濟問題的基本了。

不幸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有些經濟學家，對於這一條定理，用數字來發揮，創

出極其美麗動人的邏輯體系。這體系，對於某些問題，倒是有點用處的。舉例來說，這一個定理，在上次大戰中，對於優先配給等問題，雖然不是左右逢源，也見得相當實際。但當我們要瞭解（而且解決！）一個要視乎環境而定，如魯濱孫與現在英國幾百萬的薪給工人所發生的問題時，這定理就簡直要把我們弄到頭昏了。各種社會所需要解決的各式各樣不同的問題（記着：「人價是社交的動物」啊！）是彼此各不相同的，其所以不同，正因為各個社會中的份子，其環境本來就是彼此不同的原故。固然，當你每次遇到這些問題時，你儘可以避重就輕的把牠作為無非也是使用有限的手段來選擇各種目的的問題。但是，如果你這樣，你會很快就陷於理絀詞窮，而仍然得不到一點好處。

過去各種學說的折衷看法

因此之故，我對於一般經濟學家過去所說過的話乃至於他們所以要如此這般說的原因，實有設法加以瞭解之必要。但我們在研究以往的思想的時候，首先要提防的，是不要陷入時下一般經濟學家們的錯誤，他們都是受了某些現代思想對於這問題的膚淺而又似乎正確的看法所左右的。他們以為，一切過去的經濟學說，都是謬誤的見解，非加以打倒不可。在他們的眼中，以為所有古來經濟學家的事工，都不過是用原始的工具有來建造的階石，由此而引進於現在高深的知識而已。但相反的，也有些人——尤其是經濟史家們——陷入了另外一個極端的錯誤，他們以為，古代的人，凡有言說，對於特定的時間與地點，都是正確的。

這樣各走極端，其實是危險不過的事。經濟學家說廢話，本來就古今事同一例的。我們最正確的看法，倒是要認清經濟學是一種社學科學；社會是常變的；所以社會變遷的史實和經濟的發展就密切關連。如果我們沒有體會清楚他在寫作時的環境，那

末作者所提供的意見，其真意之所在，就無從知道。同時，經濟的發展，也是在這一方面顯示其進度的：那就是說，當經濟環境愈趨複雜時，我們對於經濟進步的瞭解也愈能够詳密而完備。所以，對於一個作家的評價，是應該以他在社會變革中所能體會到的程度爲基準的，而這樣的評價，通常又是從歷史的研究中得來的。

由此說來，經濟思想最大的貢獻，就在乎能够指陳與闡發這種變革的過程。所謂優良的作品，也就是那些含有某種關於經濟發展的學說，與乎對於他們所要解說的簡單而抽象的經濟意見有公開的定理的作品。

啓蒙時期

如果你追溯最早期間關於人事的各種研究，從而尋求對於本書各種見解的發展的瞭解，你會覺得一味而又極其重要的。無論是聖經，是希臘的哲學家，羅馬的法

學家，乃至中世紀者，都會在各種不同的角度上，說過不少關於他們那時候的經濟問題深中肯綮的話。但他們所研究的經濟制度，和我們現在的制度，相距得太遠了。因此之故，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不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出頭緒來的，他們的作品，對於經濟發展，也無所貢獻。但他們還是不容忽視的，因為他們在人們的腦海中，仍然有相當的影響；而在現存的經濟理論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跡象。

使用價值與交易價值——舉個例說，亞里士多德是首先提出價值問題的，這價值問題，確乎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他考察過自古代以至那時候的經濟發展，認為交易的方式，有「自然的」與「不自然的」兩種分別。前者是可以助長人們滿足其自然的要求的。如果除了家庭之外，一大羣人，彼此結合而構成一個社會，他們就會不期而然的採用一種簡單的交易方式，使各人所需要的貨品，能够儘可能的各就其所愛好而獲得分配。這種交易愈趨複雜，於是就有所謂交易的媒介物，這就是說，要使用一種

本身本來就有點用處的東西，依據習慣，使之成爲一般交易的媒介物。因此就有貨幣；但有了貨幣，隨之而來的却是以聚斂爲目的而取得貨幣的方法，於是又有所謂「不自然」交易方式了。

根據這種關於交易問題的學說（固然是很簡略的），亞里士多德還留給我們兩個極關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使用價值與交易價值的分別，與一般經濟行爲的倫理標準。「一隻鞋是用來穿着的，也是用來交易的」，亞里士多德這樣說，從來經濟學家殫精竭思以求解決的，也正一式一樣的是關於這兩種價值的問題。當他在譴責重利盤剝，以使用金錢作爲聚斂金錢的手段，認爲這正是一切不自然的交易中之最不自然者的時候，他不但留給中世紀若干世代的學者以無窮盡的研究課題，並且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今日社會經濟思想的動向。

交易與「公平」

——有些人以爲，亞里士多德這兩項（密切關連的）思想，

其支配了經濟思想部內容，總在一千五百年以上，這種說法，並不能視為過份簡略的。在中世紀的時候，一般在廣泛而精密地研究社會問題時，就不斷的去尋求決定「公正價格」的方法，那就是說，要找尋最能適宜地反映出使用價值的交易價值。「公正價格」是用來確定交易行為，使之屬於「自然的」交易的。這種公正價格，雖然隨着社會的進化而日趨複雜，但在獨立的家庭的各種生活中，其單純直接，只求滿足需要的行為，仍有這種公正價格的存在。同樣的，當他們像亞里士多德一樣的去譴責重利盤剝時，他們更會表現出他們所企求的，是一個不以貿易為一種職業而存在的較原始的社會。

但經濟的發展並不是站着不動的；有一個時期，當中世紀的某些哲學家還把貿易看作非基督徒所應為，財富即是罪惡的時候，商業却正在繁榮而擴展着。以硬性的階級分層為構成原則（教人聽天由命的）的封建社會，也得要聚精會神於各種發明，與

乎他們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的相互間的關係了。爲着求理論遷就於眼前的事實，於是乎就有種種諉飾之詞。所謂「公正價格」，也逐漸的演變而爲本身隨時可以變動的習慣的價格；另一方面，因爲機會不斷的增加，於是又有利用錢財去獲取利潤的各式各樣的方法。

重商主義

封建社會的主要理論（同時也是支柱）就是法規。至於商業資本主義，其主要的理論，却是重商主義。關於這一方面的經濟發展，本書將另有討論（參看第二章）。大概的說，這通常是以人的生產力的增加爲基礎的。由於工人技術的精良，與乎運用手頭之所有的材料，知識，再加上運輸工具，尤其是海運方面的進步，這一切，都促成了人們經營商業的機和手段。你很容易看得到的，當一個新的地域被開發，交易

場中有了新的人物，產品參加，而他們在買與賣之間的「轉動」又有更大的機會，於是新的經濟制度的「轉動」也就相因而至了。不但如此，這種制度，是要打破了封建社會的狹隘的組織，以便利較大的社會單位和個體，而在這些單位和個體中，其分組較少，而且也並不硬性，其階級的定義也與尋常的有別的。這一來，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那就是國家。同時又有一種新的政治和經濟的學說支配着這個時期。

所謂重商主義，顧名思義，是應該以商人及其活動作為理論的中心。重商主義產生了以後，經濟思想的史前時代就從此結束，因為牠是最先企圖把經濟學理作成一個體系的。最先被清算的就是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同時，使社會中各份子獲得其所需要的東西的各種活動，也視為繁複而非宗教的經典或神示的誠命所能支配的事。經營商業所獲得的便是財富（這名詞在十六、十七世紀時是最流行的），同時又因為經濟總得要有規程，於是又要在規程上給予商人及其所設的公司以各種優先的權

利。

商人們所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有充足的資本。因此之故，那時候的一班理論家——其中之表表者應該算是湯馬斯·麥恩 Thomas Mun 吧——都興高采烈的去談貨幣。最初的時候，他們以為貨幣就是貨幣裏所含的貴重金屬。所謂財富，就是金銀塊。這種觀念，就是在黃金豐足，貿易暢旺的時候，乃至新興的國家（那是商人們認為是他們權益的保護者而樂於擁護的）需要「軍餉」時，往往都不自知其為愚笨的。後來呢，思想比較精密了，大家都知道，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貨幣不過是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手段。因此，貨幣就被視為經濟的積極的因素，而貿易，價格，與貨幣（包括帳項）的相互關係，也成了主要的研究課題。從政策的觀點上說，這其實不過是由以限制輸出為保持國庫貯量的手段轉變而為比較繁複的商業方法，以求在若干特殊的顧客身上獲得平衡而已。因此之故，國家的顧客就有好的主顧與壞的主顧

之分，同時又定出 課程，以鼓勵前者。限阻後者，其後那些重商主義的作者，如麥恩，與約書亞·柴 Josiah Child 等等，雖然還相信用這樣的方法可以獲得貿易上滿意的平衡，但對於專一的去倚賴某一國家，是否是一種智慧之舉這一點，却發生了疑問，這一來，實在是一種頗為可觀的進步。

當你讀到這些作家的著述的時候，你會出乎意料之外的看到，他們無論見解乃至方法方面，與時下的若干經濟學家們竟是如出一轍的。誠然，從國際經濟問題上看，我們確乎還未能超越得重商主義論者的時代。最低限度，我們也可以說，直到今日，仍然是議論紛紛的。固然，其中有許多材料已經如進了去，也有許多修改過了。二十世紀的經濟的構成，與麥恩時代的情形，自然大不相同，其中之一點，就是在他那時的貿易，並不是像百年以後的社會，要將貿易寄託在現在工業之上。但其中也有一件極關重要的事，那就是，商業發達時期的作家們，早就體驗到一種最重要的政治的發

——即民族國家的崛起。他們所說的關於國家與商務的關係各點，直到如今，還不是毫無意義。

古典派的政治經濟

如果你研究人類思想史的主要分期，尤其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思想，你總會看到，這其間的一切，都是和社會的大改革，或其預兆，或其後果相吻合的。

我們對於較為概括的問題——即現代資本主義的特質及其發展——是以古典派如亞丹斯密斯，李嘉圖，馬克斯等等為研究基礎的。他們主要的成就，在十九世紀中已經完成了。你現在儘可以選定一種自以為基本的見解，其實那是早在這一個世紀之五十年前就已經說過的，所以要明白這些見解到現在有過怎樣的增刪損益，我們就非從牠原始的背景從頭

可。

「原富」*The Theory of Nations*——誠然，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並不是毛羽豐盈的。研究經濟學的人，會告訴你說，許多人視為第一流的典籍，如斯密斯的「原富」，本來就不是一本獨創的作品。這種說法，一點不錯；因為斯密斯的每一個主要的思想，都曾經在斯密斯之前，有人說過了。但在斯密斯的原著中，其結構與見解，都清楚的表明其間有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你必須清楚地明瞭，這一個體系是有兩個主要部份的，而這兩個主要部份，又正是現代工業的產物。這兩部份就是：對社會的見解（一種政治哲學），與經濟的分析。這兩者合併起來，就構成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最初期的理論。至於資本主義的本身，也正如牠的理論一樣，是經過長期間才發展出來的。在中世紀的末期，以農奴制及田產為基礎的封建式的經濟，開始崩潰了。其崩潰的原因，一部份在乎農業方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又摧毀了殘存的經濟，同時又使農田種植依存於市場。這裏所論述

的商業發展，因為經過了轉變之後而引起資本的累積之故，同時也引起了農業以外的生產方法之改變。因此之故，一般商人們，乃至於富有的技術工人們都喜歡採用委辦制，那就是，原料和出品都是廠主的，但要技術工人在自己的家裏製造。

「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由一七〇〇年起，若干種工業，就已經有了——個新的生產方式。這方式，就是工廠制，這工廠制，遠在工業革命之前，即十八世紀之末與十九世紀之初期就很流行了。這制度所側重的，是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和工人的新關係，而這種新關係，却是過了上述的時期之後，才得告確立。這種社會的經濟機構的變動，是可能引起許多社會，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的變動的。其中有些來得很快，也有些要經過一個長時間。這變動的要點，可以從法國大革命的三個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中看來，而其在經濟上所得到的相反的影響，也是來自法國的，那就是……放任主義 *Laissez-Passer*（意思是說，任從一切

東西隨便怎樣製造——一切東西隨便怎樣移動——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不理」主義）。

這種古典派的經濟學的雙重特質，在亞丹斯密與李嘉圖的作品中，都有說明。前者的著作說得超卓，雖然其間沒有將政治的因素作有系統的說明，但在「原富」一書裏，字裏行間，已經充溢着這種見解了。斯密的政治學，對於研究他的經濟學，是很重要的。他的思想，是以一種自然秩序的信念為基礎，而所謂自然秩序，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任何中心規律，也不管是否要企圖有一種中心規律，這秩序的本身，也必然正確地推行。人的自然傾向——如自愛，同情，自由的願望，勞動的習慣，求安穩，愛變換——總是差不多的。因此之故，當這些傾向自由奔放，而且對別人有了動機相同的反應行為時，就會產生自然而和洽的秩序。讓每一個人各自去尋求自己最高的快樂吧；他們必將受「不可見的手所引導」，而獲得最多而又最大的快樂的。

根據這種見解而得到的結論，那是淺而易見的。那就是說，除了有警察性質的，防衛的，教育的（因為兒童是未能正確地決定其愛好的），以及極少數的其他幾種機構之外，一切政府的干預，都是罪惡，因為干預就是妨礙到那冥冥中之手的工作。

個人的利益即大眾的利益——自然秩序，有各種經濟事件中看得最清楚。斯密斯有一句名言，至今還是深中肯綮的，他說：「我們之所以有晚餐可吃，並不是由於那些屠戶，酒商，或烘餅家對我們特別仁慈，而是由於他們為着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已。」這段話，正是說明交易經濟的哲學之最簡明的方法，而當你贊同這哲學（在採用時必須把造成我們複雜社會許多事物放在一邊）時，你對於一切交易的自由的障礙和干預，就非反對不可了。

大體來說，由自由得到的經濟分析是簡單不過的。那些屠戶，酒商，烘餅家等等，把他們辛勞所得，都放在一個公注瓶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就其所能供獻於這些

公注的利潤而各取
需要。這樣的見解，對於最原始的，以至最繁複的，本國的，以至於國際的貿易行為，都可以一律適用。爲求穩當萬全，於是凡能以廉價向別人購得東西，就沒有人再在家裏製造，「在每一個私人家庭能夠知道要謹慎的行爲，偌大的一國家未必就不知道。」

生產就是主要的鎖鑰——這簡單概念後來的事才是最重要的；牠所代表的是經濟的主要轉捩點，同時也代表了斯密斯最大的成就。斯密斯和後來的放任派所提示的政治主張，雖然簡括可喜，但這時姑置勿論。但是一點我們必須體認的，那就是人類思想最偉大的進步，在乎每個人對於公衆經營的事都應該普遍地有所貢獻，這即是說，每個人都各有其工作。由這一點我們又可以看到十八世紀的自由派與平等派，其真義之所在，是以消滅以往的階級和社會組織爲基礎的。亞里士多德的倫理觀念，乃至世紀公正價格的觀念，都消逝了。過份的把商業的重商主義看成就是增加財富的觀念，

也消逝了。廣義的生產——即在社會機構中勞力的支出——才是財富的來源。所謂財富，其本身是包括着一個國家所消費的「一切生活上的需要與便利」的。這其間有兩個條件，那就是僱工的數量和勞働的生產力。這一來，我們才可以使一般的經濟學說和一般的科學原理彼此接近。在斯密斯和其他古典派的心目中，以為這樣的普遍化，其所具的革命的的重要性，是並不顯明的，但他們確實的能够找出偉大而恆久的定理。

稅與租——斯密斯對於這基本原理的發展，其特殊的貢獻很多，如對於勞働部門的敘述和分析，交易與競爭的方法，價值的來源及其計算，通貨的性質與生產品對社會各階層的分配等等都是。到了李嘉圖，他所提示的概念就更清楚而且更正確了；並且其間還增加了不少材料，尤其是對於國際貿易與財政兩方面。這兩者其實都是專門的課題，斯密斯所提到的只是賦稅的原理，李嘉圖所詳細研討的是關於租的理論。

對於這兩者，斯

說的較為淺白，「原富」所論述的，并不僅是抽象的原理

；其內容是充滿歷史

其政治的教訓的。至於李嘉圖的作品（須知道，那是差不多五十年後才寫出來的，那時候，斯密斯所剖析的制度已經相當確立了），却要使讀者煞費思量。其中所提的論點，也較為嚴謹。他每提出一個論點，並不是將歷史的事例來廣徵博引，却是愛用不肯定的口吻，說一些「讓我們假定」的情形。因為這個原故，李嘉圖的作品，在經濟學上是比較專門一點的書：對於著述家和思想家，其影響都是很大的。至於斯密斯，他的寫作對象是一般有知識的人，所以他的影響也較為迅速。

古典派學說的型式——他們彼此之間，雖然還有許多出入，但經濟理論的主要型式，却已經構成了。在他們之後一百年間（尤其是在若干深孚人望的作家們，如詹姆斯·密爾 James Mill 樹立了他們的理論之後），經濟學就被放在一個模型中，而分成生產，交易，分配等幾個部門。不過，對於這一切，我們這裏不能詳細討論，只能夠

略略地說一說吧了。關於生產方面，古典派所分析的，側重於分業與資本的集結。每當每一個人專門於一種日用品或勞力的生產時，歷史就會發生很大的變革了。但所謂分業，並不是僅止於此的。亞丹斯密斯在描寫一管針的生產要經過十八種不同的手續的時候，他用戲劇化的口吻說明關於分業未來的發展。到了現在，人們不能隨便的說「這是我製造的」了。我們已不能再自給自足了。我們的日用品，是要靠世界各地許許多多的人的勞力造成的。

資本的集結——生產合作與生產專門化的發展，其結果自然是勞動生產力的大量增加，而對於需要較廣泛的滿足，其可能性也增大。這樣的生產，是會產生另一個發展給牠强有力的支持的，那就是工具和協助生產的配備的集結。這就是說，資本先得要集結。這一來，生產力就增加，又演成生產的三個因素，即：土地（一切自然的資源），勞力，資本互相爲一體。這就叫做「三要素說」了。

於此發生一個新的——那就是，分配。這是要來決定這三個因素的有關人物對於生產總額所佔的成份。因此之故，經濟思想上又產生了四個新的，用起來又可以自成體系的名詞：工金，租值，利潤，利息——也就是工人，地主，廠主，以及借款給廠主的資本家所應得的份。

勞働價值說——關於交易，古典派還有一個簡明的關於勞力合作的原理的結論。亞丹斯密斯和李嘉圖提出了一項基本定理，以為勞力就是造成財富總值的來源，由此推論下去，我們就可以說，勞力也是交易價值所由自。這就是說，對於某一種特殊日用品所耗費的勞力總額，是要來決定這日用品交換的比率的。這種勞働價值說，曾經引起過許多爭論。斯密斯對於這一點，說得不大清楚。李嘉圖所說的，也不過稍為多一點而已。這學說的著名代表人物，還要算是馬克斯；但除了採用這學說的一點之外，牠却是逐漸的和經濟學理的正統派分離的。

關於斯密斯和李嘉圖的學說，我們需要知道的，還有許多，但這裏不能逐一敘述了。舉例來說，李嘉圖曾經把斯密斯所剖析的分業擴大而為國際貿易的學說：即比較價值論，其內容大致是說，在完全的自由貿易的範圍之內，國家須要把力量集中到對其他國家有最大的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利益的物品的生產上去。至關於財政學方面，舉世知名的關於賦稅的四項法則，却是亞丹斯密斯想出來的，所謂四項法則，就是：平衡，確實，經濟，便利。但這不過是枝節問題；古典派主要的成就，還是在啓發經濟的研究。

馬克斯 Karl Marx

在這一百年間，古典派的古典派出現了以後，一般經濟學家，除却一個重要的例外之外，彼此間的發展，概都是差不多的。現在讓我們先說一說這一個例外吧。我們

之所以要先說這個例，其理由，一部份是爲了便利年代的順序，而另一方面，也因爲曾經有人就經濟理論上發生過爭論（或許是對的），以爲在李嘉圖之後，馬克斯毋寧是更近於古典派的一員。馬克斯生於一八一八年，正值李嘉圖的「租稅原理」出版問世之後。由這一點說，他早期所熟識的經濟學的人物，大概都是李嘉圖的首傳門生。到了一八八三年他死的時候，古典派在理論上的轉變，雖然有了一些進步，但那轉變並不是完全的。馬克斯在一般經濟問題上，曾經自承過，他一生都是古典派獨具法眼的繼承人。他自以爲他已經提取了古典派的精華；他對於那些他認爲出賣他們的傳統的人，深惡痛絕。至於反對他的人中，也有些故意承認他所說與李嘉圖的關係的，其所以如此，却是因爲他們自己覺得馬克斯所援引的李嘉圖的學說中，有一部份含有（對他們的）不利的涵義，想藉此加以抨擊而已。但後來那些非馬克斯主義的人，多數都有各宗其本派的學說，而不以馬克斯爲古典派的合法的發展。

社會的階級結構——馬克斯根據斯密斯和李嘉圖的見解，主張勞力就是創造合用的貨品和事業資金的來源。每一個社會，乃至無論那一個社會，必須具有分配勞力的制度，使勞力能生產生活所必需的物品；至於分配的方法，却要視乎我們所處理的社會而異。在客觀條件的範圍之內（包括他本身的知識，勇氣等），魯濱孫很可以自鳴得意的。在游牧社會與家長制的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工作都要受一種部落的行爲法所規定。至於封建制度，農奴須得在主人的勢力範圍之內工作若干小時，才可以有若干小時是他自己的時間。這一切，由馬克斯那時候起，都被稱爲決定利用勞力方法的社會的階級結構。

在資本主義之下，本來就沒有一中心的機構來引導勞力到各種不同的途徑上去的。於是市場機械論就——而興。由勞力得來的生產品，匯合於市場中，彼此互相交易，而在這種交易的過——，又歸納得一個公有的名稱——勞力。於是同量的勞力就和

同量的勞力相交易，
樣的價值律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機械論，即自由企業的經濟的骨幹。

勞働的價值——這與斯密斯與李嘉圖所說的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馬克斯說得更為詳盡一點而已。資本主義的經濟，其特質並不止於沒有中心計劃：據馬克斯所說，其中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所謂資本主義，乃是分成兩個階級的社會：其一是擁有生產手段的，而另一方面，却是除了勞働力之外，一無所有，同時他們又必須出賣這些勞力，以求生活的。由此說來，在市場中交易的日用品，不過就是勞力而已。這種交易，是依照價值的定律的，換句話說，即貨品是對含有同量勞力的貨品相交易。這就是說，產生某種規定的勞力量所需的勞力（表現於糧食，居住，衣服，以及一般工作階級生活所需的東西），即為這一個勞働力的交易價值。不過，根據人類歷史所證明，勞働力無論在任何確定的數量之下，其生產量是可以超過牠再生產的份量的

• 地球上大多數的人，並不全然的要去勞其筋骨，挖掘泥土，而後可以生存。

生產過剩——由此說來，馬克斯學說的體系。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生產過剩。這本來是不足為奇的。重商主義論者，英法古典派的先進們，乃至於斯密斯與李嘉圖，早就看出來，而且追求過剩的原理和意義了。斯密斯與李嘉圖（雖然後者比前者說得較詳細，但都不是很清楚的）和馬克斯一樣，都把過剩的生產品視為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來源，與勞力者本身無關，換言之，即利息，租金，利潤，和工資不能相混。馬克斯最奇特的一點，就是他把資本主義社會所要處理的過剩生產的特殊形態，作為他的全部理論的中心，並且由此而尋求有力的政治主張。

就馬克斯所持的論點所說，每一個社會，只要不是最原始的，都有過剩的生產的。問題的要點，在乎要看誰得到牠，以及怎樣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過剩是屬於資本家的，這些資本家，把勞動力當作貨品一樣購買，而以一般交易價值所決

定的方法，去決定其應支付的工資。因此，過剩生產與剩餘價值都是他的。他也許和別人合股（付租金給地主，付利息給借款給廠主的金融資本所有人）；但馬克斯學說主要的地方，却在乎把資本家與工人相提並論，以爲彼此都作自私的利用的，因爲在生產的社會過程中，這兩個階級確乎有這樣的特殊關係。

沒落的傾向——這一點論據，還有與其他相類似的說法絕不相同的特點，他預斷着這種制度是要沒落的。他的根據，并不全然的在乎因爲自私的原故而利用別人，所以該受道德上的譴責，而是根據一種無可避免的先天的傾向分析得來的。馬克斯首先在其他古典派的經濟學家的學說中找出一個概念，他正如其他古典派的經濟學家一樣，相信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利潤本是有了一個下降的趨勢的。據馬克斯的意見，這趨勢是由於他所謂資本的有機性的組合而來，也即是說，生產中的固定資本（工廠、配備等）對流動資本（勞動力）相對的增加。剩餘價值（是利潤率所關的）與購買勞

動力所付出的代價，是有直接關係的。支出方面既然相對的下降，利潤率也就必然的顯出下降的趨勢了。所謂資本的有機性的組合的上昇，即是與這制度相因而至的工業發展，以大量的生產，適應大量急迫的需求，再加上各種不同的獨佔權力。同時，因為利潤率被壓低，於是引起了劇烈的競爭，大家去找尋新市場，找尋尚未開發的勞動力。這樣一來，就產生出一種充滿強烈的沒落傾向的動力的因素，尤其是當你把這種研究擴大到帝國主義者互相競爭以至於彼此交戰的時候。

資本主義先天的矛盾——因此，馬克斯所要推斷的，就是關於生產技能與資本主義妨害這種技能間的矛盾；生產逐漸趨於社會化與生產品私有與過剩間的矛盾。生產合作與沒落的階級間的矛盾。這些矛盾，本來是隨着各個時期而演成各種危機的；但如果危機的結果是不確實而又短促時，就會產生一種均衡的勢力；於是另一危機必隨之而來，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的目的，就是製造與積聚剩餘價值；至於手段呢

，社會的生產力是連續不斷的膨脹的。據馬克斯的見解，以為手段既然比目的大，所以資本主義是蘊藏着一種無可解決的矛盾，其結果，必有一個時期，要讓位於一種新的制度的。在這新制度之下，資本主義就得歸於消滅，生產手段歸社會公有，中心計劃代替了價值的定律。

對一種議論紛歧，爭持不決的學說，而作如此極其簡括的說明，那本來是危險不過的事。不過，我們希望本節所提供的，已經足夠顯出馬克斯對古典派所造成的特殊發展了。以自由主義的政治見解，來解釋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未嘗不可以的；用斯密斯和李嘉圖所推斷的內容精髓來解釋，也未嘗不可以，不過結果却大不相同。自然調和之說已成過去了；「不可見之手」又成了價值定律了，而在這定律的後面，却看見一個「含有毀滅自己的種子」的沒落階級。

限界效用學派

由前世紀的中葉開始，經濟思想的主潮，又轉向於與馬克斯學說不同的一方面。數十年來，斯密斯和李嘉圖的學說是受人尊敬的，但實際上，與他們的理論背道而馳的一種運動，正猛烈地進行着。

這種運動最初的主要內容，本來是想把古典派關於勞働價值的理論，轉變而為生產成本的學說的，而這所謂生產成本論，斯密斯的四項要素及其效果，即租金，利潤，利息，工資，早已肇其端了。這一派的學說是很單純的：任何一種用品的交易價值，都取決於牠的生產成本也就是說，取決於為生產所需要的用品而支付的各種因素的總額。至於工資，其理論是從李嘉圖的學說搬過來的，這理論與馬克斯所說的其實也並無異致。其論據，大致是說，雖然因為經濟進步的結果，生活費用會逐漸的慢慢

的提高，但工資的趨勢是下降的，其下降的程度，要被壓抑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上。關於地租，按李嘉圖的說法，大概也是隨着各種不同的條件而變動的（如一塊地的位置和肥瘠，比所指定的一塊地好），其趨勢，也會因為經濟進步的結果而上漲，爲着這樣上漲，某些經濟學家——主張單稅制的——就藉口「自然增價」，要加以課稅。利潤呢（利息也是企業中的一部份利潤），因為有了競爭，而且囤積的方法又進步，於是不僅是有降低的趨勢，簡直要崩潰了。

這一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每一部份都互相依存的體系了。不但如此，無論從資本家或工人（雖然不是地主）的觀點看來，透過了所要囤積的有利部份，這一個體系，實在是最適合於解答十九世紀工業化的問題。但從理論的觀點上說，這並不能算是完全的，因為既然把勞力拘限到變成計算價值的量的方法，就不能再有一些可以通用於一切價值的普遍相同的東西了。這一點，却正是古典派理論最重要的發展（或分

野)之所在。後來一般經濟學家，提到亞丹斯密斯所說，勞工要「胼手胝足」時，大家就爭相採用心理(至少也是主觀的)的因素去求關於價值的中心問題的解釋。經濟學家們，於是大家開始說實際成本了，所謂實際成本，就勞力的範圍來說，是不主張浪費勞力的。工資的作用，就是要來彌補這個缺憾。資本家也要談實際成本的；他爲了要小心謹慎的使用他的資本，因此就投資到一種企業上，而這種小心謹慎所能得到的酬報，只有從利潤(利息)中得來。

以這樣的方法來解決尋求價值的最後算法，並不是真正能滿人意的；而且就算能够解決，也不過是一個暫局。作工時所免不了的「犧牲」，就不容易計算；自然，把這種「犧牲」與資本家在「小心謹慎」中所免不了的「犧牲」相提並論，自然是不對的。華脫利主教 Bishop Whately 說得好，他說，「珍珠之所以值錢，並不是因爲人們要潛水才找得牠的原故」反之，人們之所以不惜潛水去求珍珠，却因爲珍珠是值錢的

東西啊。」他這一句話，正好打開了另外一個關於內在需要的主觀因素的門戶。既然如此，用「實際成本」來解釋價值，那就不够了。

哲封斯與馬沙爾——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與二十世紀之前三十年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值得注意，其原因正在乎他們能够把可以解釋這種新因素的理論找出來。這一個學派，通常稱爲限界效用學派。牠的開山老祖（並不是同時的）就是奧大利的門革 Menger，英國的哲封斯 Jevons，瑞士的發爾拉爾 Walras。繼之者（他們的工作在兩個重要方面是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的）還有英國的馬沙爾 Marshall，和瑞士的帕累托 Pareto。這一個新學派，顧名思義，所致力的大概有兩點：當對一種商品主觀的願望能够反映出這商品的特質時，他們稱之爲這商品的「效用」，同時又要「以限界」來估定一切事物的主要的真義的。

華脫利與其他經濟學者，對於上述各點都有所發揮，他們都是主張先有需求而

後及其他的。其論點是：人的需求很多，需求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這些需求，都可以用貨品及其貢獻來滿足的，於是我們稱這種滿足的可能性為效用。

到了哲封斯，這效用的一個名詞，就帶有哲學的氣息，要關涉到怎樣去估量人的苦樂了。這一派後來的學者，大都摒棄了這種意味，而這效用一個名詞，也再無所謂道德內容，無所謂好的道德，也無所謂需要好的道德：所謂效用，所反映出來的，不過是慾望而已。所以無效用（這名詞是這學派對勞工之「胼手胝足」而言的）這名詞累贅重複，本來不是必要的：所謂效用，正是一個相關的名詞。說到這裏，就有所謂限界了。我們固然不可把這些概念及其歷史的發展看得過份的單純；但所謂限界的觀念，却是可以簡單地如此說的。慾望本來是反映在效用裏面的。可是，當一般經濟學家要尋求一個關於交易價值的解釋時，他們總是愛想到一些具體而結果又是以貨幣來表示的東西上去。這一，效用（無論兜的是怎麼遠的圈子）是不能以價格來表示的

這裏所要爭論的是，以影響價格的，是效用的限界所增加的數額，而不是效用的總量。

這精密學理的主要的正面理論，就是效用遞減律（有時用這學說的一個德國先進者的名字，稱之爲哥生Gossen第一律），根據這定律所說，一種需要的強度，在滿足了之後，就會逐漸減低，真至飽和爲止。同理，一種好東西連續增大的效用，也會逐漸減退以至於零的。

現代經濟學中的限界效用說——到了現代，屬於這一派思想的人，對於這一個學說，的確有相當的改進，說到效用這名詞時，哲學的混帳東西是不會再有了。我們以前曾經說過一個經濟學的定義，以爲所謂經濟學，就是研究人用有限的手段（要選擇使用的）以求滿足許多需要，而他所希望能滿足的，又不是全部可以達成（因爲手段是有限的），這一派就是以這一條經濟學的定義爲出發點。由此推論，這個以有限手

段去求滿足許多需要的人，就非選擇不可：這就是說，他必須小心察看那有限的資財的每一個用途，與乎使用了之後所能產生的每一種滿足。他既然是有理性的東西（這裏說到哥生第二律），他就會希望他的資財可以產生最大限度的滿足。因此，他就得要把各種不同的滿足「在限界上」加以調整，這就是說，求限界效用各得其平。

「均勢」的概念——那是淺而易見的，如果你走上了這一種理論的路綫，尤其是你要把這理論演成數學的形式時，你就會在不知不覺間，走上了一般的選擇論上去，而不再去理會什麼倫理或道德的內容，也無所謂善惡，無所謂合理與不合理了。那並不是說，這些經濟學家不承認有（或應有）所謂如此這般的善和惡，合理與不合理的判別，他們只是認為，這一類的東西，是要從人類思想的另一方面產生出來的。不過，自然調和的舊觀念依然沒有消逝；在若干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往往用均勢的觀念來代替這種舊觀念。

據以帕累托爲重要代表人的所謂羅散Lansanne學派，與後來那些數理經濟學家所說的，這所謂均勢的概念，是純粹側重於形式方面的。所謂均勢，簡直就是一種學理上的情勢的組合，在這組合之中，經濟體系下許許多多互相依存的部份，都發生了固定的關係。這種關係，不一定是「好」的，也不是說，在理論上有了可以造成均勢地位的傾向，就一定可以見諸現實。但有許多經濟學家却認爲：（A）具有均勢關係的傾向，除非受到了故意的干擾，仍然是存在於經濟體系之下的。（B）均勢的成就，或許不能在自然秩序中看得出來，但經濟科學却應該給牠蓋上一個印記。

自由派的實利主義者

在比較不大嚴肅的思想學派當中，與這種關於限界效用較重形式的說法之同時，還產生了一種更精密的工具。

馬沙爾及其所屬的學派，在價值的限界效用方面雖然有同等的注重（却不是如古典派的勞動論的），但却不是完全與一般理論家一路走的。他們體認到一點事實，以爲經濟學對於各種現實問題，貴乎能够提供答案，而不是僅從這些問題的若干方面，加以「中立的」分析，就算盡其能事的。在供的一方面說，其間潛伏着主觀的某一種實際成本或虧折；在求的一方面說，也潛伏着主觀的滿足，這一切馬沙爾都沒有否認到。他的論點是，以剪刀爲例，你斤斤於究問剪東西的到底是那一面刀鋒，那是沒有用的，因此之故，如果把效用放在實際成本等等的前頭，也是一樣的沒有用。同樣的，當馬沙爾承認工資的限界生產力的理論，換言之，即價值的限界效用論的反面時，他以爲這才是關於所求的報酬的真正的，即主觀的問題，而這報酬，又會產生一定數量的生產因素的。這樣一來，他的學說，就比那些偏重形式的學說較易於和廣泛的實現問題相配合。所以，他們從馬沙爾的門徒中，往往見到許許多多關於國家法規與國

家干涉的理論（例如關於專利及其管理的），這些理論，外表上雖然還是以基本的自由為基礎，但實際上却給那些改革家以現實的武器。

在這樣的簡略敘述中，有許多地方，固然免不了要遺漏省略了；如通貨論或國際貿易論，即其一例。大概的說，我們很可以把這差不多一百年間的發展歸納到幾句話的，那就是，理論的經濟學，其主要傾向，是與一般經濟問題分離，尤其與經濟發展的問題無關，而側重於主觀的，消費者方面的研究的。後來呢，還是一樣的趨重於建立通常用數字來表現的形式關係的體系；這樣一來，理論與現實的關係就越發難以說明了。

新經濟學

新時代的經濟學，我們可以說，是十八世紀之末與十九世紀初期的戰爭與革命的

產兒。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第一次大戰後二十年不景氣的結果，在經濟思想上，是否也鬧出一場飢荒呢？在這期間，經濟學的出版物，確乎是增加了許多的。討論通貨膨脹，滙率漲落，關稅及其他貿易上的障礙，賠償問題，集產主義及其計劃，以及經濟制度下的大大小小問題的書籍刊物，真是汗牛充棟。但如果用專門著述的標準去看，一九二〇年與三〇年間的前期，就算有些作品，也很少能够比得上拿破崙戰爭以後的範物。一九二〇年間，有許多作品誠然是說得深中肯綮的，但就算如那被稱爲足以示範的作如揆因士 Keynes 所著的「和平的經濟效果」，語其內容，也很少有一百年前未說過的話。

「貿易循環」諸說——新經濟思想的主要推動力，可以說就是一九三〇年間的經濟危機，與隨之而來的不景氣。至於那所謂「商業循環」，「貿易循環」或「經濟恐慌」的各式各樣的學說名稱雖各不同，但都不是新的。這學說，與過去的經濟學說

的主體是分離了，遺憾，延續了一個時期，甚至在一九三〇年間，還是如此。古典派很少提到這學說；李嘉圖在「貿易途徑的突告中斷」一章書裏，所說的範圍很狹窄，而且又零碎，貿易循環論所要說的商業活動中的特殊的循環性，與或起或落的動態，都沒有認真的提到。不過，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間，我們也不能說這種運動是空中樓閣，最低限度，也是一百三十年前已經確定的事實了。他的分析和說明却又與學說的本體分離，大部份附着於貨幣論裏。

古典派不但忽略商業活動中有規律變動的特別問題，他們甚至連同量的資源，可以產生不同的活動這一點，也沒有剖析得到。

至於這其間的理由，大概是古典派相信他們關於交易的學說，資本積累的學說，已經充分的證明了經濟的體系，是有一種使一切資源都盡得其用的傾向的。商業上之發生波動，不能不歸咎於各種變動的，而這變動的原因，却又是在經濟體系之外（例

如太陽黑點及其對收成的影響），或其中有若干部份出了岔子（例如銀行的信用量）。

揆因士及其以後——在本世紀中，各式各樣的專門學說，總是搔不着癢處的；尤其是其在最嚴酷而時間又長久的「大不景氣」之下，大家都急切地去追求更完備與更滿意的解答。最先而又最有意義的發展，或許就是各種不同的思潮逐漸合流。在這種合流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含有關於價格不平均的漲落，引起各階級財富與收入的改變，在通貨上的解釋的學說，與那些主張生產組織上的變動，與商業的波動相輔而行的學說，彼此合併。

本書所要證明的，就是這一方面經濟學說所生出的變化。在過去的一九三〇年間，經濟思想有過一個重大的轉變——那就是，要追求決定一般經濟活動的水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而不只是要解答那些從假定為經濟的自然條件的最適宜的活動水準，求出一時可用的方案。這種改變，是往往與已故的揆因士爵士 Lord Keynes 的名字連在

一起的。我們的這裏之所以重視牠，正因為牠一方面也代表着古典派對整個經濟體系的見解，而把支配經濟思想逾六十年的消費者個人的滿足之限界利益的見解，加以放棄。

自修題

- (一) 就歷史上說，你以為經濟學說是怎樣的愈來愈精密呢？
- (二) 據說，經濟思想最大的貢獻，就是那含有經濟發展的解釋，和具有能表現存經濟制度是怎樣運用的。為什麼呢？

自修題答案

- (一) 當一個社會由孤立求存而至於互相交易，甚至後來更進而至於資本主義，

各種經濟條件日益複雜的時候，就會刺激起一般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們對整個制度的作用作全面的研究。自從有了分業之後，就不但生產，分配，與交易在組織上日趨繁複，而且，那一種做法或活動適宜於事件的企劃，研沒的人一時也不易看得出來。因此之故，科學家們對於解釋這制度的作用，就逐漸的趨向抽象而精密了。

(二) 因為那些要說明他們所要解釋的制度是怎樣產生的作家們，必然會力求他們所提供的學說易於接受。如果這些學說不能表明社會的歷史所顯示的經濟發展的事實，那是很被認為投機取巧的。

經濟思想的變

四六

省立虎尾女子中學

檢 44.5.12 查

教 務 處

文冊



8150